

她需要重新开始

张健行



她需要重新开始

张健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州·三都路）

她需要重新开始

张健行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8毫米 1/32 10.3125 6 插页 246 千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6,430

书号: 10173·605 定价: 1.25元



張健利

作者介绍

张健行,女,1943年生。1961年于上海同济中学高中毕业后参军,现在解放军空军某部军事法院任审判员。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路》、《最后一场演出》、《高高的梧桐树》、《马坡村人》、《秋天里的故事》、《信念》、《紫色的彩霞》、《“苏成娟”办案》等,中篇小说《她需要重新开始》、《折射的信息》等。

张健行的文笔清新、隽永、细腻而又流畅,善于刻画描写人物丰富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感情;故事含蓄、曲折、委婉动人,又不落窠臼。在她的笔下,展现的生活视野比较开阔,塑造了不少各具个性的人物典型形象。这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新人。

《最后一场演出》获福建省文学创作奖,《她需要重新开始》和《折射的信息》均为本刊选载。

出版说明

一、举凡在事业上取得卓绝成绩的人，不管他们是科学家、艺术家还是作家，都有平凡而又感人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我们编辑出版文学新人第一本单人集丛书，就是为他们的第一步做些有益的工作。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学新人争相破土而出，他们以新的姿态、新的气魄、新的内容和自己独特新颖的艺术风格，出现在读者面前，崛起在文坛之上，真是人材济济，硕果累累。为他们编辑出版一套第一本单人集丛书，不仅是汇集他们的丰富成果，繁荣文艺创作，促进文学新人的成长，而且也是为了给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学发展时期，留下它的历史纪录。

三、我们将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不断地编辑出版这一套文学丛书，凡在本刊选载过作品的文学新人，都在编选之列。

四、文学新人第一本集子，以作者的中篇小说为主，适当选收一些较为优秀的短篇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集子前头，刊有作者近照和作者简介；集子后头，有作者后记或附记，介绍作者的创作感受和成长过程，为文学爱好者提供借鉴和经验。

《中篇小说选刊》编辑部

《中篇小说选刊》

文学新人第一本
单人集丛书

北国红豆也相思

乔雪竹

小家碧玉

李宽定

无反馈快速跟踪

陈 冲

她需要重新开始

张健行

走出旧货店的模特儿

杨东明

桃花溪

文乐然

目 录

她需要重新开始 (中篇)	(1)
折射的信息 (中篇)	(38)
最后一场演出	(161)
秋天里的故事	(176)
路	(197)
信 念	(211)
“苏戍娟”办案	(229)
紫色的彩霞	(252)
情 份	(263)
高高的梧桐树	(284)
马坡村人	(303)
后 记	(323)

她需要重新开始

—

一走进排练大厅，楚洁就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般的晕眩。别人也许从她那镇定自若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但她自己知道，那颗心是怎样的又慌又怯，一下一下沉重地撞击着胸口，仿佛要跳出来似的。她赶紧把脸转向窗口，去数窗外那株银杏树的叶子，当她数满一百张时，心情果然平静了许多。她轻轻地叹了口气，真是的，在舞台上驰骋了十几年，难道今天反而怯场了么？但是，她马上又原谅了自己，心想：谁处在这种时刻，也不会掉以轻心的。因为她不是来演出，而是来参加一场对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将决定她今后大半生命运的考试！意识告诉她，要想在这场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就必须让现在高度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想到这里，她一下子镇定了，神情也严肃起来，并且从容不迫地观察起她所置身的环境来。呵，这个电视台的排练大厅，是多么富丽堂皇呀！果绿色的纱窗，张挂着浅湖蓝色的印度绸窗帘。高高的雪白的天花顶棚当中，是一座大莲花池的浮雕；从莲花中心垂下一挂篮形多盏吊灯，每盏有葡萄形灯罩的吊灯下，晃动着玻璃珠儿串成的流苏，在灯光的映照中，反射出闪闪烁烁的光芒，跟一串串眨动的星星一样。墙壁是鲜艳的橙黄色，嵌着桔红色的壁灯，色彩十分柔和协调。打蜡地板光滑得可以照出人影。那一张张显

然是临时搬来的折迭式靠背椅，蒙着赭石色的人造革，柔软而富有弹性。是原先就有的，还是为了考试，才安放了这几张高台桌？高台桌摆成一长条，它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高踞于台桌后边的法官或主持博士论文答辩的专家学者们。高台桌前面，腾出了挺大的一块地方，放了几件道具。这里，大概就是留给考生们考试的表演区吧！

楚洁默默地望着表演区和逼临表演区的那排高台桌，就象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望着圣母马丽亚，心里充满了圣洁感。而这个排练大厅，在她的感觉中，就是一座文化圣殿。她，就要在这个圣殿里接受严格的考试，心里怎能不产生畏惧呢？

她是一个部队文工团的话剧演员。前不久，这个文工团宣布解散了，领导上说，大家可以自找出路，找不到的由组织上负责安排。很快，那些神通大、有路子的人，都找到了自己理想的部门。而她，尽管是个出色的演员，得过全国性优秀演出奖，还导演过几出颇有影响的戏，但因为没有什么合适可去的单位，组织上只好决定让她转业。当领导找她个别谈话，问她愿意不愿意去一个工厂里当行政干部时，她伤心地哭了。多少个春秋，多少个清晨、白天和夜晚，她都是在练功房和舞台上熬过的。她把一切都献给了艺术，为了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就，她失去了多少本来都应该属于她的美好的东西呀！可现在，让她改行，让她离开舞台，让她放弃自己所孜孜追求的事业！这不是用刀刺她的心吗？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蒙着被子整整哭了一天！她的好朋友耿玲玉，三次端着热腾腾的肉丝面来敲门，可怎么也敲不开。傍晚，耿玲玉又一次来到她门前时，发现房门洞开，人却不知去向。耿玲玉吓得心里“格登”地跳了一下，慌慌张张地去找团长汇报。在路过练功房旁边的草坪时，她看见楚洁神情专注地在练台词，仿佛在她身上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她脸上的表情是那么严肃认

真，又那么楚楚动人，让人见了，不由肃然起敬！耿玲玉鼻子一酸，两颗莹莹的热泪，再也忍不住地直滚下来。……

正巧，这时报上登了个消息：D市电视台要招收电视剧导演，楚洁是D市人，大家便怂恿她去试一试，都说良机不可错过。于是，她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就匆匆上路了。离团时，领导和同志们都说她这次应考，如囊中探物，定会马到成功。她看到那一双双眼睛里，闪动着真挚诚恳的光芒，感到很受鼓舞，也很激动，但又觉得有点不踏实。如果考取了，问题会迎刃而解，如果考不取呢？……“如果考不取呢？”楚洁刚刚有点平静的心，又鹿撞起来。她第一次备尝人生拼搏的紧张、骇怕、忧虑和痛苦。她真替自己感到委屈，有点儿可怜起自己来：为了事业，她付出的心血还少吗？她做出的牺牲还不够吗？……可今天，她还要象个小学生似的，怀着一丝不敢让人知道的隐秘的成功希望，其中还夹杂着担心失败的恐惧，来到这个考场，等着别人来考自己，等着别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人们会知道她这种不顾一切地拼搏的苦心吗？……

排练厅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坐满了人，难道他们都是考生？或许有不少是看客吧？有些人显得多么悠闲自得呀，瞧那神态，好象他们是必然的胜利者。他们的穿戴富有新派味儿，你看，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坐着的那两个年轻姑娘，那烫成长波浪的乌黑的头发，优雅地披拂在雪白的脖颈后面。藕荷色镶边的上衣，袖子不知缩到哪里去了，领口开得那么大，袒露出白白的细嫩的胸部，甚至连那鼓鼓的地方都要从领口里绽出来。看看自己，却是一身严肃的绿军装。有人不喜欢严肃味，而喜欢抒情浪漫的味儿，在这方面，她楚洁是不是又输人一筹呢？啊，不，不，为什么要这样寒碜自己？别人尽可追求他的抒情和浪漫，而我楚洁就是喜欢严肃味，这就是人的个性呀！楚洁坦然地走过去，那举止还

很潇洒呢。她找了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来，而且习惯地挺起了胸。

考官还没进来，场座里是一片嗡嗡嚶嚶的交谈声，调笑声。

“老兄，你在《春江文艺》上又发的一篇小说，叫什么题目？”

“《闪光的珍珠》，正看清样。”

“这名字好，出来后一定拜读。你老兄今年丰收罗。”

“那里那里，才四五篇。”

楚洁尖起耳朵谛听，说话的是两个三十出头的男子。那位“小说家”嘴叼着一支带把的烟，架着二郎腿，一副睥睨傲慢的神态。而那个崇拜者，则满脸讨好的神色。

“老刘，想不到一个小小的区宣传队，排出了一个轰动全市的好戏。《她在等谁》是你的责任导演吗？”

另一摊人的谈话声又吸引住了楚洁。

“正是鄙人。希望能听到你这位行家独具慧眼的批评意见呀。”答话的四十出头，他洋洋得意地接受着人们对他的奉承。《她在等谁》这出戏楚洁没看过，据说很大胆，很解放，有人称赞它是“意识流”的导演手法。唉！买菜看鲜，穿衣看新，她主演的几个戏，也曾经名噪一时呢，她导演的几个戏，也得到过人们的很高评价呢。但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了。虽说她对自己这一切，如数家珍般的清楚，可是别人呢？比如考官，了解她吗？坐在这个排练厅里，将要成为楚洁强硬对手的，有的发表过作品，有的刚刚导演过很轰动的戏，而她却是带着一张空白纸来。他们之间是那么熟悉、亲密，显示出一股不可抗拒的自信和力量。可她在这儿，谁也不认识，她突然又感到一种孤独和胆怯。……

这样烦乱不宁的心绪，必然要影响即将进行的考试，楚洁明白这一点，她不敢再往下胡思乱想了。忽然，她的手触到袋子里一个硬硬的东西。那是什么？噢，想起来了，这是文工团吕团长

给电视台靳台长的信。靳台长是这次招收电视剧导演的主考官。吕团长说，他们在二野时，是同一个宣传队的，一个拉二胡，一个吹笛子。吕团长在信中向靳台长热情地推荐楚洁。他相信靳台长会送这个人情的。不不，用不着他送人情，只要他秉公而断就行了。吕团长完全清楚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楚洁，夸一句海口：那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料子呀！

靳台长还没进来，要不要趁这时候，把信送去呢？等他坐在那高台桌后面，再把信送给他，可就晚了。为了这封信，楚洁犹豫了多少回呀！就在走进这个排练厅的前一刹那，她才终于否定了送信的念头。她一直固执地认为，靠关系办事，对她来说，是一种屈辱，哪怕你有再好的本领，别人也会将你视作庸俗浅薄之辈。再说，十几年了，她对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水平，是十分清楚的，她自信有考取的把握。但这一刻，她动摇了，变成了一个非常需要援助的孱弱的人。她觉得还是把信送去的好，反正自己还要参加考试，又不是专靠递条子的呢。

楚洁把信抓在手中，捏得紧紧的，手心都发潮了。——她太紧张，而且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啊，到底要不要送？错过了机会，她就只能远离自己所酷爱的艺术，去工厂当行政干部了。

……楚洁霍地站起来。可就在这时，她那抓信的手被烫了一下似的，缩了回来，仿佛刚才抓在手里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块烧得通红的木炭。她满脸羞愧，赶紧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她觉得篮形吊灯在晃动，壁灯在晃动，整个排练厅都在晃动，她站着的打蜡地板在倾斜，在旋转。她好象做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她扶着前面的椅背，咬住牙，在心里喊道：

“不！这是文化圣殿，我这样做，不是玷污了最圣洁的东西吗？宁可落取，也不能去亵渎她！”

在心里喊完了这句话，楚洁神志清醒了，心头轻松了，那吊

灯、壁灯、排练厅也不晃了。她掏出手帕，抹去了额头上那密密的细汗，又坐了下来。

“嘘！”在窗前观察动静的“意识流”导演突然转过脸来，将右手食指竖在嘴前，示意大家安静。霎时间，排练厅里鸦雀无声，一双双眼睛都转向大厅那扇重枣色的大门。“意识流”导演紧赶几步，上前把门拉开，并且很洒脱地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考官们鱼贯而入，一个个板着脸，在高台桌后坐定。

在高台桌当中就坐的有三位考官，两旁是工作人员。而正中间的那位，一副富态相，象团发面似的白净的胖脸，油光可鉴的秃脑门，五十开外的年纪。他是不是靳台长？瞧他那神色，多么舒心得意呀！而自己那个吕团长，整天跟个小媳妇似的，愁眉苦脸，好象是永远不会转晴的阴天。靳台长的右边，是个四十多岁、瘦得干巴巴的人。这个人的烟瘾可真大，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而且，还时不时地用眼角瞄一下靳台长，好象靳台长的脸色，与他有什么关系似的。靳台长左边的那个人，黑黑的脸膛，略有些鹰勾的鼻子上，架着副眼镜。他右手的中指，下意识地、很有节奏地在桌面上轻叩着，神情很冷漠，似乎他压根儿就不该进来当考官。靳台长扫了一眼排练厅，又看看自己的左右，掏出手帕在秃脑门上拭了一下，接着从上衣兜里摸出一只音叉（他怎么带个音叉呢？是考导演，又不是考乐队指挥。哦，吕团长不说他是拉二胡出身的吗？拉二胡要定音，大概是过去的职业养成的习惯吧。）他用音叉在桌面上轻轻地敲了一下，放在耳边听了听，然后清清嗓子，宣布考试开始——终于开始了！主考官的出场亮相，真够别致呀！他先讲了考场纪律，考试要求，然后翻开名册，抑扬顿挫地喊道：

“林书影。”

“有。”

啊，原来是《闪光的珍珠》的作者——那个“小说家”。他自然是不成问题的——楚洁想，在心里先替他丢了一个定心丸。那林书影十分潇洒地走到高台桌前，递上一份专题论文。这次考试，报纸上的启事就讲明了，应考的人，如交一篇论文，可以免除笔试。楚洁仓促应考，来不及写论文，只好参加笔试了。

“林书影，请你说说，斯坦尼的表演体系主要是什么？”靳台长一边翻着林书影刚递上来的论文，一边很客气地问。林书影蹙起眉头，微眯起眼睛，认真地思索着，那神态，使人想到他在构思什么作品时，一定就是这种苦思冥想的样子。

“我认为，斯坦尼的表演体系，应该是逼真，要毫不隐讳地、真实地反映生活。”林书影说着，那干瘦的考官，本来在玩味着自己嘴里吐出来的一朵朵烟云，这时用惊异的目光盯着林书影。而那个黑脸考官，则在鼻孔里轻轻地哼了声，不无嘲讽的意思。林书影好象意识到了两位考官的神态变化，立即随机应变，又作了一番补充阐述。

“年轻人，你刚才说的是创作态度，不是斯坦尼的表演体系。斯坦尼的表演体系是从自我出发。”靳台长说，语气很温和。林书影的脸刷地红了，人群里响起嗡嗡的低语声。林书影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不屑地撇撇嘴，嘟囔了一句：“这叫什么考试！”

主考官又问了一些问题，林书影答不上来，又怕失了自己的体面，在那里沉吟苦思，使那考场上的气氛又闷又沉。靳台长见他这般模样，便示意他先下去。楚洁望着他走回自己的座位，心里真替他感到惋惜。多一般的问题！这是每个想当导演的人，都应该掌握的起码知识呀！他为什么事先不好好准备一下呢，难道写小说能代替当导演吗？

“刘与河！”那位《她在等谁》的“意识流”导演条件反射

似地站起来。他不面对主考官，而是朝四下里看了一眼，好象呼唤他的不是考官，而是这些观众和考生。他看见大家也在看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于是，赶紧端正一下仪容，装着很自信的样子，向表演区走去。谁知，一个不小心，差点儿被椅子绊倒。

“刘与河同志，”靳台长饶有风味地欣赏着手里的音叉，正眼也不瞧对方的问道：“你能告诉我，我国导演学的创始人是谁？”

刘与河一下子懵了，脸涨成猪肝色，两眼可怜巴巴地、求援地向左右看了一下。考生中，有些人也茫然地你看着我，我瞧着你。

“……是关汉卿吧？”刘与河太没把握了，结结巴巴地说，眼睛询问地望着考官，鼻尖上都沁出了一粒粒汗珠。

“我问你呢。”靳台长笑咪咪地望着他，一副你急我不急的样子。刘与河咬了咬嘴唇，自言自语地：

“是关汉卿吧！”

“那么，《演员自我修养》是谁的著作？”

“赵丹。”

“《关汉卿》是谁写的？”

“郭沫若。”

“《虎符》呢？”

“曹禺，不，不，是田汉吧？”

“轰！”人们忍俊不禁，终于爆出哄堂大笑。那两个黑波浪笑岔了气，搂在一起，直唤妈妈。其他人也是东倒西歪，眨着眼，和旁边的人大声品头论足。刘与河这时简直象在受着残酷的烙刑，脸上汗下如雨，用手帕频频擦着，恨不得脚下有条缝，一头栽进去才好。看着刘与河这副狼狈相，楚洁忘了自己，真想替

他哭一场。《她在等谁》怎么轰动的呀，还是“意识流”的导演手法呢，刚才那得意劲、那信心哪里去了？

“安静了，安静了，这是考场！”靳台长用音叉敲敲桌子，那声音好悦耳，它把靳台长欢畅和得意的心情，生动而又形象地渲染出来。

这三位考官，在考问中，都在本子上记下了考分。基础理论、导演修养、表演技巧等等，都分门别类列了栏目。刘与河神色紧张地看着那些考官在本子上写写划划，那眼神分明在恳求考官：笔下留情吧，考官先生！……

又考问了二三个，他们的运气并不比林书影和刘与河好，几道题目出来，就招架不住，一个跟一个拖枪败下阵去。靳台长那一团发面似的脸，这时更是笑眉笑眼的，简直笑成了一朵花。他不时跟瘦考官交换一个会心的满意的眼色。只是那个黑脸膛考官，始终阴沉着脸，使他那原本够黑的脸，显得更黑更难看了。每考一个，靳台长都要用关照的眼光瞟一下他的本子，他这才懒懒地在本子上随便划几笔。这一切楚洁都看在眼里，她的情绪有点亢奋，刚才考的那几道题，对于她，全不在话下，她的信心陡然猛增。

“楚洁！”

她想着自己在应考时，怎样对答如流，态度如何从容不迫，镇定自若。……

“楚洁！”

幸好刚才没把信交出去，要不，人家怎么议论你呢？想到这里，她欣慰地笑了。……

“楚洁！”

是叫她？楚洁吃了一惊。是的，是叫她。她慢慢地站起来。那些在寻找楚洁的眼光，一下子都集中到她身上。靳台长不满意